



“金牌”表姐

◎马亚伟

表姐比我大一岁,从小学一年级到高中一直与我同班。表姐几乎每次都是全班第一名,多年里我未曾超越她,总是第二名。

不曾料到,高三时,表姐因为生病休学半年,未能参加高考;而我则顺利地考上了大学。表姐有股子不服输的倔劲儿,她立下壮志:一定要考上比我更好的学校。本来以表姐的实力,实现这个愿望很轻松。可是,世间的很多事并无道理可循,让人不得不想到“命运”这个词。表姐后来连续两年参加高考,竟然都落榜了,原因很复杂,就不多说了。

落榜后的表姐并没有抱怨命运,她安心在村里务农。她依旧充满那股子不服输的倔劲儿,过日子从来不会输给任何人。她养鸡养鸭,种植大棚蔬菜,挣了不少钱,日子过得红红火火。她盖起了村里第一座三层小楼,第一个把孩子送到城里最好的学校读书。我在城里买房子钱不够,都去她那里借的。

表姐40岁以后,两个孩子都去上大学了,她也清闲了。可她却报了保姆培训班,要去城里给人当保姆。亲戚们听到这个消息,差点惊掉下巴。大家都说,表姐心气儿那么高的人,怎么能做伺候人的事。再说了,家里也不缺钱啊!

可表姐有自己的理由。她说要去做其实是月嫂,主要是伺候产妇和刚出生的孩子。表姐特别喜欢孩子,以前的理想就是当儿科医生,可惜没有能实现,所以决定找个与之有关的工作。

表姐还说,她看到、听到一些关于月嫂、保姆的新闻,有些人素质低,光想着钱,不好好做事,甚至还会虐待孩子。她做月嫂,就要做最好的月嫂。

果然,只用了两年的时间,表姐就成了“金牌”月嫂,城里人争相请她,她脱离了原来的公司,仅靠顾客口口相传做做推荐,工作就快安排不过来了。我原来还不太清楚她的情况,有一次一位朋友说起要请月嫂,我提到我有一位表姐也当月嫂呢,朋友听到表姐的名字,惊喜地说:“这是你表姐啊?能不能帮我去问问?她是金牌月嫂,口碑特别好,很不好请呢!”

我听了这话,一种敬佩感油然而生:这么多年过去了,表姐虽然在高考中落下了遗憾,却把人生中其他的事都做到了“金牌”级别。

采桑,不是诗里那样

◎李廷英

我们不是一片一片采桑叶,而是左右手同时开工从树顶一把一把采下来,家乡人称之为“打桑叶”。一棵刚才还是绿油油的桑树很快只剩下零零落落几片叶子了,每采下一片桑叶,都能听到一声清脆的断裂声。

一把又一把的桑叶被我和父亲装进蛇皮口袋里。汗水顺着脸颊流下来,头发被汗渍打湿贴在额头上,背心的汗水紧紧贴着衣服……耳边传来蚊子“嗡嗡嗡”的叫声,满是灰尘和桑叶汁水的手一巴掌拍过去,蚊子没打着,把自己的脸弄成了大花脸。而蚊子善于进攻,穿了长衣长裤也挡不住它们的偷袭,于是身上这里那里瘙痒难当。

不禁想到一首古诗:“桑树连坡种,人家夹水居。年丰村舍好,稚子

学诗书。”在我老家那边,桑树很多,它给我们普通农民带来很多希望。而生活中另一大盼头便是送孩子上学,听孩子们读书的声音。

书上说:“秦地罗敷女,采桑绿水边。素手青条上,红妆白日鲜。”实际采桑的感觉却是这样的:踮起脚尖拉下高高的桑枝,桑枝从脸庞“刷”地一下滑过,宽大的桑叶背面有无数条毛毛虫,毛毛虫的毛大多都刷在了我的脸上。瞬间满脸刺痛发痒,还没有到家,半边脸已经肿了。

整个假期,我都在忙碌中期待大学生涯的开始。开学那天,我带着家里卖蚕茧积攒下来的钱,踏上新的征程。

那个采桑养蚕的暑假,成为激励我砥砺前行的一股力量;那段经历让我在前行的路上充满了韧性。



插秧少年的选择

◎钱永广

在我老家,收割完地里的小麦,接着就要准备耕田插秧。每年这个时候,我就会想到我少年时插秧的一段经历。

那时农村还没有机械插秧,插秧自然都是手工,父亲只负责耕田和挑秧,插秧的任务自然落在母亲的肩上。一个假日,我从学校放学回家,看见母亲在地里插秧,见她动作轻盈,挥洒自如,那插进田里横平竖直的秧苗,整齐得像流畅的诗行,我禁不住跃跃欲试,想体验一下插秧的乐趣。

初次赤脚下田,那种体验令人难忘。当双脚踏入水田、脚趾踩进软泥中时,一种透凉的清爽,通过双脚传遍五脏六腑,竟感觉全身变得舒坦起来。那是我第一次插秧,前后仅仅插了歪七扭八几行。母亲见我插得没有章法,还要返工,便让我上了田埂。与其说我是插秧,不如说我是一种好奇。

那时我在学校里根本不想好好读书,还经常旷课外出疯玩。就连老师布置的作业也经常不做,成绩总是全班倒数。眼看到了初二,我的厌学情绪越来越浓,我不想再忍受不断增大的学习压力。回家后我硬着头皮和父亲商量,我是不是可

以不去学校?

本以为父亲会大发雷霆,可出乎我的意料,他的脸上竟是出奇的平静。只听他爽快地说:“不想上学就回家吧,这些天,家里正好缺人插秧。”

那几天,我真的没有去学校。记得第二天天刚亮,我就被父亲吆喝着起了床,和母亲一道去地里插秧。插秧看上去简单,但真正要把秧插好,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只见母亲猫着腰,左手拿着一把秧苗,拇指敏捷地把手中的秧苗分出去,递到右手;右手捏紧秧根,找准位置,向田里轻巧一点,一撮秧苗即被插入水田中,整个动作前前后后不到一秒。我学着母亲的样子去做,可怎么也插不好。见我笨拙的动作,母亲给我讲怎样做到心到手到、开合自如。想不到,插一株秧苗,竟比写一个字还难。一趟插完,上田埂后从头再来,写作业虽然没完没了,但也没有腰酸背痛、满头大汗啊。

我从没有经历过如此劳作和烈日下的暴晒,不到两天,就脸上阵阵灼痛,手上已经起了血泡,佝偻的身体晚上躺到床上都直不起来。我浑身疼痛,感觉连翻身的力气都没

有,第一次插秧时那种美好的感觉立刻化为乌有。我感觉自己承受不了这种苦,又要下田了,我卷起裤腿,一下瘫坐在田埂上,泪水在眼眶里打转。这时父亲从远处挑着秧过来问我:“累不累?还接着插不?”“爸,我好几天没上学了,老师要找我了。我还是回学校吧。”父母同意后,我当天就赶紧收拾干净,背上书包回了学校。

因为基础不好,我在学习考试中遇到很大困难,有时忍不住向父母诉说,父亲就建议:“既然学习这么难,你考不上重点高中,还是回家来帮我们种田算了。”我想到下田的滋味,立即摇头。说到这,父亲顿了顿接着说:“我们穷人家,不吃这个苦就要吃那个苦。觉得哪个合适,你自己看着办吧。”

老师和课本忽然变得亲切起来,每当我觉得快要学不下去时,就会想起那种痛和累,于是马上继续埋首于习题之中。功夫不负有心人,后来我像是帆被鼓足了风那样努力前进,我真考上了重点高中,又进入了重点大学,后来还有了一份不错的工作。如今,我还会常常想到少年时代那一段插秧的经历,想起父亲让我自己作出选择的苦心。